



神眼劫

欧阳云飞著

(下)

神 眼 劫

欧阳云飞

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 (郑州市农业路73号)

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河北衡水地区印刷厂印刷

1092×787毫米 32开本 26.625印张 570千字

91年8月第一版 91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10000册

ISBN7-5348-0609-6/I·250 定价:11.90元

1028549

124/15
<1750下>

1028549

第十六章 巧遇七煞丐



22271222

黑浪起伏。

北斗闪烁。

房英站在光明境海滩边的小船上，心中焦急，进退维谷。

他急着想返回中原，可是不识水性及不会摇橹，却难倒了他。

他倏然想到，光明境主所以不派水手相送，所以只送了一条小船，是不是因为并没有让自己离开的真正诚意？

正在胡思乱想，耳中倏听得衣袂风声飒然，一条人影如燕鹊凌空，飞身扑上船来。房英一怔，还来不及转念，那人踏上船尾，横掌向系在岸上的船缆切上，“啪！”地一声，缆绳中断，船在浪头冲击下，也摇晃起来。

“你……干什么？”

房英心中大惊，急急稳住身躯喝问。那人已缓缓转过身

来，赫然是夏芳芳。她娇容一片苍白，人在星光双秀眸中似乎依然有莹莹的泪水！

“啊！是你！”

房英一呆！

夏芳芳凄然一笑，道：“我刚才在岸上看了半天，见你不

动，才知道你不会驾船，才专程相随，你允许么？”

房英窘了一窘，此时此刻，他觉得不答应也不行，只得呐呐道：“只怕劳累了姑娘！”

夏芳芳凄然一笑道：“你连伤我的心都不怕，又假客气什么？”

房英脸色发烧，却见夏芳芳已稳立船尾，摇起橹来了。

小船动了，房英心头有说不出的滋味。他是被她强迫而来的，来是充满了恨。但她刚才在危急之下，又暗中援手。现在再驶船相送，这笔账不知应该怎么算？

他情思紊乱的呆呆望着她熟练地摇着橹，像木头一般。却见夏芳芳轻轻道：“船小浪大，比较来时颠簸，你应该注意自己，好好坐下来！”

“呃……是……是……”

在这种情形下，房英只有听任对方指挥，急急坐下。

岛上的灯火、山林渐渐远了，船在浪涛中一高一低向着茫茫无边的天涯驶去。

房英拘束不安的望着前程，倏听到夏芳芳口中发出一丝幽幽的语声：“她漂亮么？”

房英一怔道：“你是说谁？”

夏芳芳幽幽一笑道：“我是问你的心上人。”

经她这一点，他不禁又想起了黄芷鹃，暗暗苦笑地点点头又摇摇头。

夏芳芳惑然的看着房英，不懂他摇头是什么意思。已不想问下去，口中又发出了一阵幽怨的叹息，道：“自己命薄！英郎，我并没有多大奢望，但愿能永待在你身旁，天天见到你就心满意足了！”

语气幽怨中含着无比情意。

房英心头激动了，他虽对她并没有太好的印象；但是，这是一个少女不顾自尊的痴恋啊！

他不忍拒绝，也无法抗拒，望着她吃力的摇着橹，心头倏起一阵怜悯之情，叹了一口气，正色道：“姑娘的情意，小可心领了。若不见弃，今后愿以妹妹视之，将来必代你觅个好的归宿。”

“英哥！”

夏芳芳点点头，凄楚地喊了一声，秀眸中已含了一泡泪水。

房英知道她心中绝望的感觉；但自觉无能为力，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她。于是也故意畅笑一声道：“芳妹，既认我这个愚兄，如今结为金兰，大家应该高兴才对。两日时间易过，趁这段难得空闲的机会，我们该好好的叙一叙！”

夏芳芳勉强一笑，道：“英哥，你既为兄长，应答应我一个要求！”

房英笑道：“好说，只要我能力所及，无不答应。”

夏芳芳娇声道：“我不再回去了，希望你不要讨厌我。”

房英心头一震，道：“这怎么行！？令尊若问起罪来，愚兄可担待不起。”

夏芳芳坚决的道：“这是我自己事，爹管不着！你不是答应我么？难道连这一点都拒绝？”

房英搔头窘急地道：“但是……但是，总不妥当吧！”

房英终于想出理由，叹息一声道：“小可如今与那天香院为敌，生命随时可以发生危险，贤妹跟随我，岂非连带遭

殃，这岂非害了你？”

夏芳芳凄楚一笑道：“就因为这样，我更要帮你。如今你我已是义结金兰，更有共患难的义务。其实我也想看看对方究竟有多么厉害！”

房英没有理由再拒绝了。他想了想，终于勉强答应下来，心中则又喜又忧。

忧的是光明境主发觉爱女一去不归后，不知将会怎样！

喜的是又添了一个对付“天香院主”的帮手。以光明境的奇奥武学，他相信夏芳芳确是天香院的一个强敌。

于是，两人慢慢的闲谈起来，气氛比初见时融和不少。房英告诉她许多关于自身的事及中原武林的局势。

夏芳芳也说出光明境中许多外界无法知道的秘密。船继续向大陆航行，四周除了海，还是海，茫茫无际。

两人的交谈愈来愈投机，渐渐对此行充满了希望和信心，同时决定上了岸，先奔赣境双凤寺。

可是，房英怎么知道，双凤寺中的少林僧早已走得干干净净。

洞庭往鄱阳黄泥大道上，一个戴着毡帽的黄脸枯瘦老者低头走着。这老者腰插一根旱烟杆，一身土布短褂，十足像个乡巴老。

他赫然是前宫的“四花御车”扁老，后来又在云梦天香院总坛出现，变成“夺命魔君”孤独真的神秘老者。

此刻他走走停停，闪闪躲躲，神色诡谲地走着。

在他前面五六丈远，有两个头戴方巾，身穿白色长袍的中年文士赶着路。这两个中年文士神色非常急促，不时向后望着，每当两人回首张望时，那扁老就偏身借着道旁树木掩身，有时无法避时，干脆低着头，佝着腰，慢吞吞地走。

敢情这位神秘的扁老，正是在盯那两位文士的梢。

显然，那两名中年文士，也发现了身后有人跟踪。双方就在戒备、闪躲的诡谲气氛下，相隔五六十丈，向着同一个方向走着。

走着，走着，在前面的一位面上已起了怒容，向左边的靠近低声道：“师兄，咱们自离开洞庭后，就被人家盯上啦！”

被称师兄的文士镇定的道：“师弟，别理他。”

“师兄，我实在忍不住了。”

那师弟忿忿不平道：“师兄，这样岂非被对方掣了咱们底子？”

“哼！到了地头，再把那老儿圈住不迟！”

说着，两人立刻加快脚步，向前紧赶起来。这两名文士交头接耳的情形，益发引起了扁老的怀疑。

扁老，自从救走了各派掌门人后，最近始出现江湖，仆仆风尘，一直想找房英下落。房英查如黄鹤，确在洞庭地方发现了这两个文士举止神秘，异于常人。而以他那种江湖经验及眼力，一时却摸不清这两人究竟是什么来路。

以行动看，这两名中年文士有着极佳的武功底子；可是面目却陌生异常。于是他一路上盯了下来。现在，他决心要看看那两人寓在那里。

又约摸行出五里，只见前面两名文士倏避开正道，向一

条叉路走去，远远屋重叠，堡墙高耸，那两人目的地似乎就是那里！扁老远远眺望着那片庄堡，略一沉思，暗暗一怔！

那不是誉满两湖地盘，“双笔插天”鄱阳姚磐的姚家堡么？

姚磐是出身少林的俗家弟子，也算是当今少林掌门的俗家师弟，功力不俗，辈份颇高，平日义名极著，那两名文士莫非是姚家堡中的人？

扁老边走边想着，暗暗觉得平白浪费了半天光阴。自己与“双笔插天”姚磐虽有数面之交，现在却不是自己要找的对象。

这时，果见那两文士进了堡门口与两名大汉略交数语，立刻隐入不见。

扁老缓缓停下脚步，远远扫视，心头倏又起了好奇之心。

这姚家堡门口城上，巡逻的堡丁，人数极众，戒备防范之严密，似乎超越了常情。

昔日姚家堡并没有这样严密戒备过啊！而且“双笔插天”姚磐平素性情随和，乐善好客，除非发生了特别事故，也不会这般如临大敌的紧张啊！

扁老本就欲转身离开，但一经思考后，发觉事情异常，立刻远远驻足观望呆思起来！

就在这时，那堡门口两名大汉突然身形一晃，如箭一般，激射而至，飘落扁老身前，右边的大汉冷笑道：“老头子，你鬼鬼祟祟在查看什么？”

扁老一见有人发问，心念一转，决定干脆问个清楚，立刻嘻嘻一笑道：“烦请两位通报姚堡主一声，就说故人来访！”

两个大汉闻言眉头一皱，冷冷道：“朋友尊姓大名？”

扁老目光一扫，附近村落稠密，虽是岔道，却仍有不少人来往。想了一想，觉得不宜露出真实身份，遂笑道：“老夫就是‘夺命魔君’孤独真。”

两个大汉神色顿时一骇。他料不到眼前毫不起眼的土老头儿竟是凶人之首的“夺命魔君”。左边大汉轻视的神色立刻换成了一副凛惧之色，道：“原来是位高人，请稍候，让在下通报！”

说着向右边的大汉打了一个眼色，立刻转身向堡中奔去。

扁老心中早已了然，微笑道：“好，老儿就等一会儿，管家贵姓？”

留下的大汉忙回答道：“区区姚成。”

扁老点点头道：“姚管家，贵堡主近来好么？”

姚成想了一想，摇摇头。

扁老一怔道：“怎么样？”

姚成道：“在下奉命对堡中任何事都不得泄漏，请魔君原谅。”

扁老鼻中一哼，觉得其中更加蹊跷起来。由这一番严密的措置，显然姚家堡中有什么秘密。

什么秘密呢？他知道再问也是白费，索性抽口旱烟，在怀中摸出烟袋火石，打火抽烟沉思起来。

刚抽了口烟，堡中如飞掠出两条人影，只听得一阵哈哈大笑道：“想不到久隐不出的魔君，竟突然光临姚家堡……”

话声中，人影已落在眼前。一个是通报的壮汉，招呼说话的却是一个年约七十左右，蓬头垢面的化子，乌黑黑的脸，补丁百结的化子衣上，结子竟有九个之多。

这化子看清扁老后，未完的话声，突然中止，咦了一声，似乎发觉有什么不对，精光闪闪的双目，露出讶异的光彩，向扁老仔细的打量起来。

扁老也暗暗一震。他认识，这七十余岁的九结花子，却正是当今丐帮当家裴百仁，在江湖中赫赫有名的“七煞神丐”。

扁老这时忙举着烟筒，抱拳哈哈大笑道：“原来裴当家也在此地，幸会幸会！”

可是裴百仁却神色一沉，哈哈道：“老兄，你一眼能认出我化子，大概不是无名人物，你究竟是谁？”

扁老一愕道：“刚才不是已通报了么？当家的问得就奇了！”

裴百仁狂笑一声，道：“朋友，你冒充别人，我化子或许不识，会被你混过。若是冒充那孤独老魔，嘿嘿，你算是孔夫子面前耍笔杆，碰上啦！”

扁老讶道：“裴当家，这话从何说起来？”

裴百仁冷笑道：“孤独老魔昔年在江湖虽然是神出鬼没，当今江湖上没有几个人认得真面目；但不瞒你老儿说，化子在十五年前就与他打过交道，根本就不是你这副样子。”

扁老被人首次拆穿身份，倒被对方说得有点发窘。

原来当初扁老要混入天香院时，想来想去并没有适当的身份可以冒充，灵机一动，就想到那位未见一面，在江湖上也极少有人认识的八大凶人之首孤独魔君，也唯有像魔君那种身份，才能混进天香院的垓心。于是托江南的“百面神剑”特别精制了一副面具。

但江南“百面神剑”也未见过孤独魔君的面。于是在觉得既然孤独真在江湖上极少有相识，且久无讯，就凌空想像，

制了一副面具。

所以在齐鲁道上房英就碰上“百面神剑”以不同的面具也冒充孤独魔君那会事，还造成一段误会。

此刻，扁老想不全让丐帮帮主拆穿，嘻嘻一笑，正想解释，却见裴百仁脸色一寒又道：“老儿，现在你该知道我化子为什么会说你是冒充了吧？快说，你是谁？冒充孤独魔君到此，有什么企图？”

扁老大笑道：“看来凡夜路必遇鬼。不错，老朽确是冒牌孤独真，只是此来并无恶意，只是想顺便看看姚老儿。裴当家向姚磐能否先禀一下？”

裴百仁冷笑道：“说了半天，你还没有坦诚公布真名。”

扁老语声一肃道：“这点请裴当家原谅，老朽现在实在有点顾忌，进堡后，老朽一定不使裴当家失望。”

裴百仁冷笑道：“你举止诡谲，竟还想入堡？嘿嘿嘿，告诉你，姚堡主已闭门谢客，朋友有什么话，可冲我化子说，天大事情，我化子担待了！”

扁老想了一想，道：“既然如此，我就不扰裴当家的了。有缘以后再见。”

他觉得在这种隔阂的敌视气氛下，问什么对方也不会说出来，与其平白造成一段误会，不如先离开再说。因此拱了拱手，就欲转身离去。

那知裴百仁却早已得闻一切经过，认为扁老此来，一定不是善意，心中已存下了杀机。此刻一声大喝道：“朋友慢走！”

扁老一呆，忙道：“裴当家有什么吩咐？”

裴百仁厉笑道：“在你未说明真正来意及身份之前，我化

子要把你留下了!”

扁老忙道：“裴当家，这是误会……”

裴百仁杀机满面地道：“就算误会，只好误会到底。老儿，你言词吞吐，既不愿说出姓名，我化子一样能够逼出你的真实来历。”

话声一落，反手向后一挥，唰一声，一根青碧发光长两尺余的竹杆，已握在手中。

扁老刚退两步，摇摇手道：“裴当家，我说了这许多话，你不相信也罢了，何必动手!”

裴百仁长笑一声道：“本帮主现在要量量你的道行，查查你的海底，接招!”碧光一溜，幻出一排青影，直袭扁老下腹，出手凌厉奇奥，简直难以令人相信。

扁老心中一凛!

对手这一招，他一眼就可看出，正是丐帮镇帮绝学“赶狗十八棍”。他不料对方一上来就出杀手，连忙一弯腰，脚步斜踏三步，手中旱烟筒，当作兵器，扬起一抖，幻出层层光影向来势对去，口中大喝道：“帮主停手!”

丐帮帮主“七煞神丐”裴百仁历声长笑一声道：“那有这么容易。我化子今天追不出你的海底，从今江湖上就没有‘七煞神丐’四个字。”

他口中说着，未等扁老招式对死，手中寒竹棒一沉，一溜青光，已点向扁老腰际“冲门”穴。

变招之快，简直令人难以想像。扁老一招对空，急忙也沉旱烟杆，向裴百仁寒竹棒点去。

裴百仁历笑道：“阁下使的竟是剑招，果然有些名堂，再接老儿化子这招‘打狗入洞’!”

呼地一声，青光上挑，倏化作漫天青雨，把扁老全身完全罩住。

这一手正是“赶狗十八棍”中的杀手；但见碧光大盛，令人看不清那双寒竹棒究竟攻向何处。

扁老心中大惊！

他本不愿打这场误会架，自然处处陷入被动。如今猝不及防，眼见危机临头，再也无法多想，一声大喝，旱烟杆横空一划，抖出七朵寒星，如经天长虹一般，向满天碧光挡去。

叮叮叮……一连串七响，双方兵器俱反震回来，同时退了三步。

裴百仁脸色一变，喝道：“好功力，原来竟是名闻江湖的‘七巧七式’剑法！”

要知道扁老掩饰得再好，经验再老到；但在危机关头，也无法不用本门武功招式来解救。他刚才施的正是一招“七巧横空”。

此刻忙飘退三尺，拱手道：“当家的好招式，既识出老朽剑招就该知道老朽是谁了！”

裴百仁冷冷道：“这么说，阁下就是‘神眼’房大侠了？”

扁老苦笑一声道：“最近三个月来，我房某还是第一次被人识破真身份。帮主，现在该知道房某何以不愿说出真面目的苦衷了吧！”原来这扁老，果如房英所疑，是“神眼”房天义。

裴百仁冷冷一哼道：“你来的正好，我化子正想找你！”

房天义忙道：“帮主有话何不让房某进堡再说，此处实有不便。”

裴百仁冷冷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房天义语声一肃道：“帮主可知如今江湖上已出现一个神秘组织‘天香院’？”

“曾有耳闻！”

“天香院眼线四伏，无孔不入。帮主既有耳闻，当能了解房某何以急欲进堡了。”

裴百仁狂笑一声道：“房大侠对这点应该没有顾忌了！”

房天义一怔道：“帮主此言实令人费解……”

裴百仁黑脸如铁，语寒如冰，道：“令公子现在何处？”

房天义叹道：“最近犬子行踪不明，房某正在寻其下落。”

裴百仁道：“我化子现在可以告诉你，若你必欲进姚家堡，就先摘下你儿子的脑袋给本帮主看看。”

房天义心头大震道：“帮主此言更令房某费解了。犬子难道有什么地方得罪了当家的？”

裴百仁满脸不屑之色道：“你儿子若是开罪我化子，并不可恨；可恨的却是他已投降了那魔帮，自甘堕落，出卖武林同道！”

房天义语气一变，怒道：“这话从何说起？犬子虽不才，也不会做出那种令人不齿的事。”

裴百仁冷笑道：“你不相信么？”

房天义沉声道：“我当然不相信，就是其他人也不会相信帮主之言！”

裴百仁笑意更寒，道：“若我化子有人证呢？”

房天义厉声道：“是谁？”

裴百仁精光左右一闪，对刚才通报的大汉道：“管家的，把那位大师请出来，看看这位名满江湖的‘神眼’怎么说！”

大汉一声应诺，躬身一礼，转身飞奔而去。房天义心头不由又是一震，道：“是那一位大师？”

裴百仁冷笑道：“人出来了以后，你自可看到。”

语声方完，堡门口又出现三条人影，健步如飞而来，第一个是紫脸黑须老者，蓝青长袍，圆圆的脸上，和穆而严肃。

第二个却是一位七十余岁的和尚，脸色微黄，似有些憔悴，月白色僧衣，行动间，步履蹒跚，仿佛并不会武功。

最后，也是位老者，面目清癯，白色长袍，头上戴一顶员外帽。

房天义一眼就看出紫脸须的正是“双笔插天”姚磐，那和尚却很陌生，第三个老者面目甚为熟悉，一时之间却想不出是谁来。

一行三人走近，姚磐望了望房天义，首先对裴百仁讶然道：“他就是房天义？”

裴百仁点点头，还没有说话，房天义抱拳施礼，道：“姚兄，房某脸上挂了江南‘百面神剑’的特制面具，所以变成这面目。”

姚磐冷冷一哼，道：“房兄素来磊落豪爽，今天在敝堡门口怎也如此鬼鬼祟祟，莫非也像你儿子一样，心中有见不得人的念头。”

房天义不禁怒道：“姚兄怎也讥落房某起来，犬子究竟作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？”

裴百仁冷冷笑一声，指指一旁脸泛怒意的老和尚道：“我化子现在就为你介绍，这位泰山玉皇寺的海山禅师！”

房天义抱了抱拳，道：“啊！大师原来是久绝尘世的海山上人，房某知敬。据闻大师泰山玉皇寺已被‘天香院’盘据为

魔窟总坛，大师不幸被执，怎么逃出来的？”

海山禅师冷冷道：“怎么逃出来是老衲的事，不劳施主过问。只是老衲倒要问问施主，你是偏护你儿子，还是站在武林正义这边？”

房天义失声道：“大师难道就是裴当家说的人证？”

海山禅师冷冷道：“不错，老衲闭寺修行了二十年，一向与世无争，与施主更未见一面，谈不上恩怨，房施主总不至于说老衲胡言贾祸吧！”

房天义觉得事态严重，正色道：“大师之言，房某信得过，经过情形，究竟如何，望大师说出来。若犬子果有什么地方不对，房某决摘下他人头，公示天下，以赎房某教子不严之罪！”

那状如员外的清癯老者接口道：“房大侠不愧侠义之士，可是在目前，房大侠就是有心大义灭亲，也恐怕无能为力了！”

“尊驾是谁？”

清癯老者冷冷道：“房大侠素负‘神眼’之誉，难道还认不出来？”

房天义一怔，立刻目凝精光，异常流露，向清癯老者打量了片刻。这刹那，他不由心头又是一震！

他刚才只觉得面熟，此刻仔细一看，不由尖声道：“啊！原来是镜清掌门人。大师，难道你也认为犬子有问题么？”

原来那头戴员外帽的清癯老者正是流亡的少林掌门人镜清禅师。这位佛门高僧自得房英通讯阻止其上武当后，觉得双凤寺也非久耽之地，于是想起了俗家师弟姚磐，才决定迁来姚家堡。此刻房天义向他这么一问，不由微微叹息一声：

“房施主，不瞒你说，老衲以前对他抱着极大期望，不惜破了少林寺五百年来的禁律，在危急之中，容他进入少林武库百日，进修少林不传之秘，岂料到他会有今日？对这件事，老衲虽仍怀疑；但海山道友素性与人无争，久绝红尘，且刚自魔掌中逃出，亲眼所睹，自不会胡言。施主不妨听听海山道友所述经过，就知道老衲此刻是如何伤心绝望了！”

这番话说得非常沉痛，房天义默默听完，立刻目光转注在海山上人脸上，沉声道：“就请大师一述经过，房某再为答覆各位！”

海山上人冷冷道：“事情非常简单，老衲所以能脱离魔窟，却是得光明境高手入侵之助。在天香院一干手下紧张混乱之际，逃出地牢，出寺后，无意中发觉令公子竟代天香院力拒光明境高手擒拿叛徒岑风。试想想，令公子若非已委身魔窟，怎肯替那女魔头甘效死力！”

这番话听得房天义震撼无比。海山禅师所述虽非常简单，可是他凭着以往也混入魔窟中一段时间，已了解非常清楚。

尤其是岑风，房天义在天香院中时，曾对其来历，感到费解。此刻才知道是传诵武林的光明境人物。而光明境高手摸到玉皇寺抓人，算是一种意外的枝节，而房英在玉皇寺中，竟会代天香院主拒敌，这是什么缘故呢？

他相信自己儿子决非屈身事魔的人，其中一定另有缘故。但是为什么他竟为生死之敌卖命？他解释不出个理由。

在任何情势之下，他也觉得房英实在没有为敌卖命的理由。

这刹那，房天义木立沉思，陷入一片困惑痛苦之中。